

黑色交易

〔美〕詹姆斯·彼得逊 著

吴力励 译



黑色交易

〔美〕詹姆斯·彼得逊 著

吴力励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 平
装帧设计：卫 真
封面摄影：王 红
版面设计：田慧君

黑 色 交 易

〔美〕詹姆斯·彼得逊 著
吴力励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4.875印张 2 插页 32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49—076—7/I·59

定价：3.55元

第 一 卷

绿 带

纯粹是美国疯狂的产物。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DQ16/05

12月4日，清晨

退伍军人出租汽车和送信服务公司

第一章

戴维·哈德森，华尔街，5点钟

戴维·哈德森上校那高高的、标准的运动员的身躯斜靠着纽约的一辆计程出租车矮墩墩的破旧的车身。在早晨5点钟，这辆花哨俗气的黄色出租车正在华尔街的一头和其他的车并排停放着。在这里，沃特街和东河与华尔街相交。

哈德森把一只手抬到眼前，随便地卷起了手指，搭成一个临时望远镜。他开始注视着晨曦降临到华尔街这个舞台上。

他仔细地研究了制造商汉诺弗信托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华尔街40号。而后，他研究了华尔街23号，那是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办公处。还有纽约股票交易大楼、三一教堂、大通·曼哈顿广场，那些摩天大楼就和纪念碑一样感人，那种历史感和安稳感有点儿使人觉得势不可挡。

一旦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哈德森上校便把手指紧

紧地握在了一起。“繁荣，”他低声说。

在他那紧握着的右拳后面，世界的金融首都完全消失了。

老兵第24，亨利·斯坦科斯基，布鲁克林，5点30分

在同一个早晨差几秒钟5点30分的时候，被称为老兵第24的亨利·斯坦科斯基中士，沿着布鲁克林绿点区的麦特罗波利坦大街那让冰雪弄得滑溜溜的陡峭的斜坡加速行驶着。他正驾着一辆有9年历史的埃弗雷斯特—詹宁斯公司出产的轮椅，那是在弗吉尼亚的昆斯敦。此刻，他正在想象那轮椅是一辆280—Z型的达特桑，银色的金属外壳，带一个闪闪发光的T型顶篷。

“啊—呵—啊！”他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刺透了清晨没有人迹的静寂的街道。

他那长长的瘦脸埋在一件卡其布军用工作服大衣油乎乎的领子里，军服上尽是正在脱落的表示上士军衔的横杠，那卷曲的金色马尾发在他身后绽开了花，就象自行车的饰带。他间歇地闭了一下在灼人的寒风中流泪不止的双眼。他那紧皱着的面孔正在变得和他正恣意闯过的贝里街上闪闪发光的交通指示灯一样红。

他的前额火辣辣的，但他喜爱那种意想不到的自由感。

他觉得他真能感觉到，血流又在他那残废的双腿里翻涌着。

亨利·斯坦科斯基那咣啷作响的轮椅终于在昼夜服务的瓦尔格林药铺前停了下来。在他穿的工作服大衣和两件庞大

的毛衣下面，他的心正在剧烈地砰砰跳着。他真是太激动了——他的整个生命正在完全重新开始。

今天，亨利·斯坦科斯基感到自己真可以任何事情。

他用胳膊肘推开了药铺的玻璃门，那上面贴满了剪接在一起的香烟广告。他几乎是马上就感到了一股对人表示欢迎的温暖的气流，那充满了油腻腻的熏猪肉和新滤的咖啡味道。他微笑着，以一种几乎是欢快的姿式摩擦着双手。多年来，他这是第一次，不再是一个瘸子了。

而且在十几年艰难的岁月中，亨利·斯坦科斯基是第一次有了一个目的。

他不由得微笑了。在他一心一意地想着这整个交易，想着绿带那完全让人难以置信的含义时，他不由得微笑了。

就在此时，绿带的全权信使亨利·斯坦科斯基，安全地到达了纽约城内他的火力基地。现在一切都可以开始了。

联邦调查局，纽约，联邦广场，6点钟

在联邦广场上的纽约联邦调查局司令部那个堡垒里，一个高个子的银发男人正在反复地用铅笔上的橡皮敲打一张褪了色的吸墨纸。他叫瓦尔特·特伦特凯姆。

在那张弄污了的吸墨纸上，潦草地写着一个电话号码：202—456—1414。那是白宫的一个保密号码，是直通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专线。

特伦特凯姆的电话在整整6点钟的时候响了。

“好了，所有的人，现在请打开窃听器。”这是清晨，

他的声音很严厉。“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掌握它们的。窃听器准备好了吗？好，那就开始吧。”

具有传奇色彩的联邦调查局东部局局长有意识地清了清嗓子，而后拿起信号机的话筒。绿带这个词在他的头脑里很有威胁地回响着。在他从事漫长的、五花八门的、不无离奇遭遇的调查局工作的生涯中，他从没听说过任何这样的东西。

绷着脸紧紧地围着联邦调查局的头子的是纽约的精华。在这群人中也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任何与这紧急局势相仿的境况。

在沉默中，他们倾听着特伦特凯姆回答那意料之中的电话。“这是联邦调查局……喂？”

电话那头没有回音。房间中的紧张局势就如同手术刀的刀刃一样尖利，甚至连素以在警方面临的紧要关头保持镇静而著称的特伦特凯姆，也显露出紧张和动摇不定的神色。

“我答应过了。有人拿着电话吗？外面有人吗？……谁在打电话？”

老兵第24，布鲁克林，6点零2分

瓦尔特·特伦特凯姆那试探性的、焦躁的声音正在布鲁克林的绿点区的瓦尔格林药铺后面一个破旧的红木电话亭里被人监听。

在电话亭里，亨利·斯坦科斯基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梳拢着自己那长长的蓬乱的头发。他的心不仅是在砰砰地猛跳；现在它真要在他的胸内炸开了。在他的全身上下都有新

的、不同寻常的脉搏在击打着他，正在象机械的利爪一样开合着。

这是漫长的，期待已久的真正的时刻。对于28名绿带的成员来说，不会再有战争游戏的彩排了。

“喂？我是特伦特凯姆。纽约的联邦调查局。”那放在斯坦科斯基的肩膀和下巴之间的黑色话筒仿佛随着每一词组震颤着。

又过了漫长的1分钟，亨利·斯坦科斯基有力地按动了索尼114型便携式收录机的播放钮。而后他小心地把这个便携式录音机紧贴到付费电话的听筒上。

斯坦科斯基原已把录音机调到那段话的第一个词——“好”那里。录音机出了一次毛病，“好”那个词拉了很长，而后录音机轻轻地呼呼了一声，向前转了。

“早安。是绿带在讲话。今天是12月4日。一个星期五。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我们相信。”

那怪异的、频率挺高的声音通过扬声器，带来了呆在曼哈顿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与外界隔绝的男男女女们一直在等待的惊奇的消息。

绿带开始行动了。

联邦调查局监听部门的瑞安·克拉克迅速地做出了判断，那个事先录好的带子被有意地放快了速度，进行了复录，为了使它听起来比这种情况造成的更为怪异，成为实际上无法辨认的，可能是无法追踪的。

“正如我们保证的，出于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因，我们在本周打过几次电话，我们进行了所有精心的准备工作，并且到此为止要你们做了准备……”

“大家都在听吗？我只能推想有人和您在一起，特伦特凯姆先生。现在，在团结的美国，好象没有一个人独自做出一项决定……那么请仔细听吧。请所有的人听……”

“华尔街金融区，从东河到百老汇，定于今天被炸。今天傍晚，许多被随意选择的目标将被完全摧毁。

“我要重复一遍。华尔街金融区被选中的目标今天将被摧毁。我们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们的决定是无可商议的。

“华尔街的爆炸将发生在今晚5点5分。那可能是一次空袭；可能是一次地面袭击。无论是哪一种——它都会在整整5点过5分时发生。”

“等一下。你们不能——”瓦尔特·特伦特凯姆开始强烈地表示反对，而后他又同样突然地住了口。他记起来，他正在试图对一段录下来的音信回话。

“整个曼哈顿，第14大街以南的一切，必须被疏散，”那个录音带继续有条有理地说着。

“现在应该使用纽约的防核计划的指定区域。你在听吗，奥斯特罗市长？城市备战办公室的苏珊·汉米尔顿？”

“核指定计划能解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现在请使用它……”

“万一你们中有谁需要进一步的、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我们也会向你们提供。这样的要求我们已经预想到了。

“我们的严肃认真，和我们全力投入这一任务的态度是不容低估的。在这次行动的任何时刻或是我们在将来可能决定进行通话时都不容低估。

“现在开始对华尔街金融区进行疏散吧。绿带是不可能被阻止的。我说的一切都是无可商议的。我们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亨利·斯坦科斯基突然按了一下关闭的键钮。他迅速地把电话听筒挂了回去。而后他重新拿起索尼录音机，把它塞在军用工作服大衣下垂的口袋里。

干完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好象直冲进了他的胸口。他无法抑制地颤抖着。救世主，他把这件事干完了。他真的把这件事干完了！

他已经把绿带的消息传送出去了，感到真是妙极了。他想要在药铺里尖叫。还有，他真希望自己能在空中跳两英尺，用拳头猛击天空。

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正式要求。

根本没有提供丝毫线索说明绿带为什么出现。

亨利·斯坦科斯基熟练地操纵着轮椅，走过一条两旁是五颜六色的除臭剂和化妆品的通道，向放着苏打水的微微发光的柜台走去。

快餐厨子沃利·利普斯基是个欢快的、笨重如山的重310磅的人，斯坦科斯基坐着轮椅走过来，他便停下了手中擦烤格的活计。利普斯基那粉扑扑的脸蛋上马上就放出了光。他下巴上的肉大约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从脖子那滚滚的脂肪堆上流了下来。

“嘿！看看西尔维斯特那个家伙从大街上拉来了什么啊！是我那个宾夕法尼亚的伙计。你一直在哪儿呢，流浪汉？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亨利·斯坦科斯基不得不向那个不可抵抗的胖厨子微笑了，厨子有一个应该得到的好名声，就是绿点一带的小丑。见鬼，今天早晨他情绪很好，会对几乎任何东西微笑的。

“噢，到一到一到处，沃利。”亨利·斯坦科斯基由于紧张，突然结巴起来。“主一主要在曼一曼哈顿。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曼哈顿做了许多工一工作。”

斯坦科斯基用食指敲打一下那缝在他大衣的肩膀处的破烂的布片。那块布上写着“退伍军人出租汽车与送信服务公司”。亨利·斯坦科斯基是7个有执照的轮椅出租车驾驶人之一；他们中有3个在曼哈顿给退伍军人公司干。

“得一得到个好工作啊。现在是真正的工作。沃一沃利……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做点早餐呢？”

“你说着了，宾夕法尼亚。出租司机在这儿受到特殊优待。你说着了，我的伙计，你想要什么都行。”

第 二 章

华尔街，纽约，6点30分

那天早晨只有6点15分的时候，许多脸色阴沉、拿着鼓囊囊的黑公文包的男男女女就开始象无尽的潮水一样从百老汇和华尔街冒着汽的地铁站里涌了出来。

这些人是纽约的金融区受到委任的雄蜂；这些纯粹靠拿工资生活的雇员明白深奥的簿记原则和微妙的法律条款，但关于这条街和它那黑色的魔术，他们就所知甚少了。这些不幸的人无法向更真实的境界迈出直观的一跃，那就是，在华尔街，人们赚取百万财富的方式并不是接受固定工资，而是从别人的几十亿财富抽取10%，或是20%，或是50%，从别人的亿万财产中提成。

到了7点30分，嚼着口香糖的秘书们无精打采地从自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开来的红棕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里走下来。除了她们习惯的嚼口香糖以外，这个星期五早晨，有几个秘书漂亮得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她们的样子几乎是优美的。

三一教堂的大钟那华美的金色指针庄严地指向8点钟时，金融区的所有主大街都让密密麻麻的行人、公共汽车和

鸣着喇叭的出租车堵塞了。

95万多人正在融化到不及半平方英里的极为昂贵的房地产里。在7幢结实的石头大楼里，每一个工作日，都有几十亿美元被买进卖出：它仍然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金融中心。

纽约警方不知道是否去试图阻止这天早晨的习惯性的人群移动。而后那样做就太晚了——在总监的办公室与各个很有权力的管区头目之间进行的一系列狂乱的电话联系之中，这种细微的可能性就被破坏了。它渐趋消失，变成一场由不可能的逻辑推理和不断高涨的恐慌构成的恶梦。

这时，一个象幽灵一样的黑肤色的男人，阿卜杜勒·卡尔文·穆罕默德，正非常镇静地进入到就在华尔街以南的布罗德大街上由人头和冬日的帽子组成的步行的队列中。

走在精神饱满的人群中，卡尔文·穆罕默德发现自己正在注意飘拂在庞大的石头大厦上法人组织的旗帜。旗子上标出BBH和公司的字样，北美国立银行，制造商汉诺弗，西曼银行。这些旗子就象被强劲的车河的风驱赶着的卷曲的船帆。

卡尔文·穆罕默德继续走上陡峭的斜坡，向华尔街走去。他几乎不被人注意。但另一方面，送信的人通常是不被人注意的。他们是隐身人，不过是道具。

今天，卡尔文·穆罕默德象在其他的工作日一样，穿着一件到大腿长的浅灰色的办事员穿的紧身外衣，上面戴着一个磨坏了的袖箍，上面写着“退伍军人送信服务公司”。在这些大写字的两边，是82只在空中凶猛搏斗的鹰。

但这些也都没被人注意到。

现在卡尔文·穆罕默德看上去根本不象是鹰，但是在越

菊和柬埔寨，他曾是个一等的基特·卡森军中侦察员。他赢得了一枚服役杰出的十字勋章，而后又由于冒着生命危险极为勇敢获得了荣誉奖章。1971年回到美国以后，穆罕默德又从一个对他表示谢意的团体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嘉奖，得到了在宾夕法尼亚车站当搬运工，为奇克一特里公司送信，和在拉瓜迪亚机场搬行李的工作。

卡尔文·穆罕默德，也就是老兵第11，来到百老汇和华尔街的拐角处一个被涂满了污言秽语的报摊时，把他那沉重的信使的肩包放了下来。他敲打出一支库尔牌香烟，在一缕黄色的火光后面点燃了它。

蜷缩在附近的一个门口，老兵第11随便地把手伸到肩包里，掏出一个标准的美国军用步话机来。仍然藏在那深深的布袋里的是一把16英寸的自动手枪，还有半打40毫米的杀伤手榴弹。

“联络。”他又走回到大楼冰冷的阴影中，而后冲着步话机小声说，“我是老兵第11，在股票交易所。我在东北的入口处，离华尔街不远……在3号位置一切都很平静……看不见警察。所有地方都没有武装警备力量。看去几乎太好办了。完了。”

老兵第11又吸了一口他那正在变小的香烟。他镇静地凝视着四周的一片喧嚣忙乱，那真是周日的华尔街的特色。

光天化日。只要想象一下5点钟会降临到这里的预示着世界末日的交火，那会是多么惊人，多么无法让人相信的场面啊。他终于开始微笑了，露出了扭歪的黄牙。那要变得那么可爱，那么令人满意，那么正确了。

8点30分，卡尔文·穆罕默德把一个破布条小心地缠在

了具有万能力量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后门铮亮的铜把手上——那是一条骄傲美丽的绿带。

33—34码头，9点20分

绿带突然地野蛮地动手了，就好象一些流星恶毒地剧烈地冲撞着纽约城。它打破了两层楼高的窗户，毁坏了沥青屋顶，使12街和15街中间的第12大道上的33—34码头附近的街道都震动了。这一切都是在一道使人痛苦使人失明的白色闪光中降临的。

在那天上午大约9点20分时，33—34码头——它曾经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这样豪华的客轮——突然变成了一口烈火熊熊的大锅，一座熔炉，火焰窜向天空，以极为迅猛的势头蔓延着，甚至连哈得逊河仿佛都喷出了巨大的火柱，有些至少有400英尺高。

浓密的烟雾笼罩着第12大道的上空，就象一些张开的大黑伞。6英尺长的碎玻璃，无人控制的浇铸的钢板，正向天上飞去，以一种离奇的翻滚的慢动作把自己发射出去。河上的风突然改变了方向，在冥冥之中，可以依稀看见那光亮、火红、滚烫的金属骷髅，那是码头本身。

那个起疱的火球爆发了，在不到60秒钟的时间里蔓延了。

这正和绿带所警告过的一模一样：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和光的表演，一种鬼魂似的示威行动，表明约定好的恐怖就要来临……